

西晉

西晉演義卷頭語

二十四史只算得天地間一部『相斲史』，這是研究新史的梁任公先生等所得的結論，頗足深思的。這部後三國志西晉演義，因為它用的是『史筆』，故所寫的自然也脫不了帝王的家世行狀，英雄俊傑的家傳起居，對於小民是不暇詳述的。因而我們讀了此書，但覺滿室血腥，閉目而見金戈鐵馬，彈雨槍林，爭城奪地，篡王謀位的現象，令人可怖！可以嚇鬼！著者雖以『史家』自視，但不明『史』之真義，所以『史』之因果，『還像』『問題徵答』一般的，要讀者自己去搜證。他只標示了『嚴華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標統系之正，聞聲滑夏之罪衍』的那一套。

雖然這部書的內容材料却十分豐富，包含着西晉一代的各種『史料』，一部探之史鑑，一部訪之民野，綜而編輯，以成此書。其中情文錯綜，萬象繽紛，如落虹煥采，如石火飛瀑，珍氣四濺，綺光耀目。直追東周列國志而超兩漢讀此書，對歷代興亡和國家盛衰之理，也可概見。此書有小說的風趣，亦有歷史的意義，是一般人必讀之書，這是一。

我們日常寫作或精讀，常見許多典故，頗費猜測。雖有辭源可查，只是疎簡不明。本書因其內容豐富，常用的典故，都出在本書。原原本本，窮其因，究其果，使讀者如遇故人，恍然豁然，痛快淋漓。這是二。

本書中事實，浩如烟海，敍不勝敍。雖有萬千手筆，亦難盡述。而本書却以數千萬言，簡核無漏。不但是大文章，而且是研究史學的重要參攷書呢。這是三。

本書卷首附有『紀年』，這是別部小說上所不易見的，實是一種好處，便利讀者不少，這是四。

本書編制，一洗章回陳套，並用醒目的標題，雖爲古人之書，却暗合時代潮流，這是五。

本書內引有各種重要奏章、文案、劄函及重要文件，都非一般小說中嚮壁虛構者可比；無形中使讀者欣賞奇文，增長實學。而其中暢論政治、經濟、治學、立身的方法，行軍出征、斬關、據壘的戰略，有的是經國的大道，有的是處世的良箴。讀者隨身攜帶，隨時披覽，無異偕有無數名師良朋，切實可靠，是不可忽視的，這是六。

其中描寫國難中名士大夫的競尚清談，標榜門第，放情老莊，內實虛矯。達官顯宰之爭名奪利，縱橫圖擄，不以國事爲意，苟安幕巢，種種情形，使讀者考古證今，感慨係之。其中寫及亡國之民，顛沛流離，使讀者撫心私忖，四顧茫茫，不覺悲從中來，不能自己！其中描寫民間英俊之崛起，青年志士的愛國，艱苦卓絕，慷慨悲歌，非常時非常書，非常人，驚天地，撼山嶽，泣鬼神，非但使我人於千載而下，同情感激，狂歌當哭，並且指示我們在當前危境之下，當如何爲國奮鬥，爲民盡力的大路。這是七。

總之，許多好處，還待讀者自得，無待嘵嘵。只是在本書重新整理，標點行世的時候，不能無言。因掬我誠，誌我所見，幸讀者鑒諸！如能並讀後三國志、東晉演義，則脈絡一貫，獲益更自不淺焉。

中華民國念三年季春桐鄉潘敬元識於海上

西晉演義原序

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正史而外，更有野史。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施耐庵水滸傳始也。施氏生不逢辰，其才鬱不得展，乃作水滸傳，抒其不平之慨。其間描寫人情世態，種種度越人表。後之人傳說其子孫三世皆啞，以爲口孽之報。乃後之作金瓶梅、癡婆子等傳者，天實未嘗報之。何施氏之不幸至此極也？殆亦仲尼惡作俑之意耶？今年仲夏，溽暑蒸人，窪居甚苦，偶過文玉山房主人，主人者貂蟬世冑，執袴名家，祕窺「二酉」之藏，業擅「五車」之富。射鵰獻技，飛點呈奇，而尚義任俠，施予然諾，絲毫不爽。時以醇醪澆其胸中塊磊之氣，故其座客常滿，樽酒不空。誠翩翩佳公子也。是日以佳釀遲我，觥籌交錯，丙夜未休。迨至醉眠，雞已三唱矣。主人謂予曰：「某欲編輯三國演義續編行世，其事卽西晉東晉之事。惟恐才力未逮，乞君爲我商訂，庶乎有成。」余曰：「某非董孤也，子盍謀之外史氏乎？」主人曰：「昔弇州氏以高才碩抱，不得入史館，秉史筆，故著述幾億萬言。今君鬢毛斑斑，仕路猶賒，甯不疾沒世而名不稱乎？且是編也，嚴華夷之防，尊君臣之分，標統系之正閏，聲猾夏之罪愆，當繼三國演義，並傳不朽，非若水滸傳之指摘朝綱，金瓶梅之借事含諷，癡婆子之癡裏撒奸也。君何辭焉？」余以是勉爲標題甲乙，稍加丹鉛，歷一載而殺青，斯竟是書。計編西晉四卷，東晉八卷，卽以三國演義續編命名，非敢與三國演義媲美，實望與三國演義同傳。間有姓氏之錯謬，歲月之參差，郡邑之變更，官爵之舛誤，先後之倒置，章法之紊亂，皆非我意也。不過因其舊文，稍加潤色而已。倘有知我罪我，悉聽後之君子焉耳！時在

光緒十有九年癸巳冬十一月

吳門滄浪舊隱誌於黃歇浦之廣百宋齋

西晉演義紀元

【西晉紀元】

始宣帝已酉篡位自立，終愍帝丙子，凡四帝，共五十二年，爲五胡僞漢劉聰所滅。

晉祖司馬懿，河內溫縣人，其先出自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因以氏焉。楚漢間，司馬卬之後也。曹操辟懿爲丞相文學掾。魏文帝時，爲撫軍錄尚書事，受顧命輔政。明帝時，遷大將軍，齊王遷太尉丞相，加九錫。卒，子師乃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廢齊王，立高貴鄉公。卒，弟昭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弑高貴鄉公，立陳晉王，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總百揆，進爲王。卒，子炎嗣爲相國晉王。

乙酉，武帝姓司馬，名炎，司馬懿之孫，司馬昭之子。篡魏，稱帝，承魏土德，以金德王，都洛陽。平吳，混一，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改元者三：泰始十，咸甯五，太康十。

庚戌，惠帝名衷，武帝子，在位十七年，東海王越酖之，壽四十八，改元者八：太熙一，永平九，永甯一，太

安一，改建代父，改永興二，光熙一，永康二。

丁卯，懷帝名熾，武帝子，在位六年，爲五胡劉聰所擒，壽三十，改元者一：永嘉六。

癸酉，愍帝名鄴，武帝子，在位四年，爲五胡劉聰所擒，壽十八，改元者一：建興四。

【西晉八王用事之次】

汝南王司馬亮賈后使瑋殺之。

楚王司馬瑋張華勸帝殺之。

趙王司馬倫篡位伏誅殺之。

齊王司馬冏被司馬義殺之。

長沙王司馬義被越殺之。

成都王司馬穎長史劉輿釀殺之。

河間王司馬顒南陽王模殺之。

東海王司馬越被弑後葬東海郡，後劉琨焚宗室四十八王，皆一時遇害。

西晉演義目錄

序

西晉紀元

西晉八王用事之次

王濬王渾大爭功
夷夷兵犯沒渡迴
劉毅對帝似桓靈
后父楊駿獨秉政
司馬亮專權執政
陸雲縣治若神明
孟觀領軍伐萬年
王戎與世同浮沉
魯褒傷時作錢論
孫秀害潘岳石崇
齊王專權拒衆謀

罷武備諸胡兵起
竇龍以謀攻方徵
石崇與王愷鬪寶
賈后南風奪朝權
司馬瑋殺亮奪權
趙王倫征胡三寇
賈后謀廢皇太子
王衍專意事清談
趙王起兵誅賈后
趙欽起兵據蜀城
司馬穎起兵討齊王

袁甫銜玉于何曷
拓拔方徵霸長川
劉毅論上中正九品
賈后謀害皇太后
楚王司馬瑋執政
周處合兵討氏羌
賈后逼殺皇太子
阮咸叔姪效放達
趙王司馬倫執權
司馬倫廢帝自立
李特造反攻巴蜀

北魏祖逢天女配
束皙誠心祈天雨
武帝託孤立惠帝
八王用事相圖害
帝用華計殺楚王
周處戰死在羌陣
王氏惠風守貞節
江統進上徒戎論
淮趙二王相謀害
司馬冏起兵廢趙王
長沙王攻殺齊王冏

羅尚以兵討李特
張方弑殺長沙王
王峻起兵討司馬穎
李雄自稱成都王
陶侃爲將討陳敏
五馬渡江一化龍
何曾一日費萬錢
石勒引兵攻襄陽
石攻陷蒙執荀晞
導責流淚似楚囚
王浚遣兵攻襄國
慕容廆大霸棘城
石勒奉表於王浚
周訪擊賊斬張彥
代王興兵討六修
丞相容移檄北征
周訪楊口破杜曾

張昌攻殺新昌王
劉沈死節於長安
匈奴元海稱漢王
河間王專執朝權
司馬顥謀殺張方
顧榮周圯殺陳敏
石勒寇拒鹿常冊
城陷懷常被漢擄
石勒誘王彌殺之
慕容廆破木九部
元達鎖腰諫漢王
祖逖擊楫取中原
石勒襲薊殺王浚
陶侃擊破杜弘死
梁緯夫婦死恩義
丞相容卽晉王位
漢主劉聰殺愍帝

桓穆北魏併諸國
成都王獨執政權
河間奉帝還洛陽
東海王檄討張方
祁弘奉駕還洛陽
荀晞火攻汲桑衆
劉聰殺兄爲漢王
司馬睿招「百六椽」
賈疋復晉取長安
瑯琊遣將討石勒
懷帝被害立愍帝
張光視死如登仙
邵續棄子歸晉室
王郭意欲害陶侃
愍帝出降於劉曜
漢王劉聰殺太弟
晉王睿卽皇帝位

二王起兵攻長沙
東海王奉駕討穎
張方劫駕入長安
司馬虓擊斬石超
司馬越執權秉政
石勒以兵下趙魏
猗盧大破鉄弗氏
劉曜攻模入長安
彝指王導管夷吾
代公大破劉曜衆
石虎引兵陷鄴台
劉曜陰入攻長安
劉曜趙梁寇長安
漢殺陳休等七人
劉琨失據奔薊州
祖逖取譙擊石虎

西晉演義（後三國）

起自西晉 武帝太康元年，庚子歲四月。
止於西晉 惠帝永熙元年，庚戌歲。首尾共十一年事實。

王濬王渾大爭功

洛陽是歲首月，帝以杜預王渾王濬三將率水軍十五萬，去伐江東，所向皆克。濬兵直抵石頭，吳主孫皓大懼，面縛與櫬詣濬軍門投降。王濬焚櫬受降，卽入建業屯紮，封宮門府庫，令人把守，待王渾至。明日王渾始濟江，聞濬已專受納吳降，先得入城，因此王渾以濬不待己至，先受皓降，意甚愧忿，欲以兵攻濬。當參監何攀諫止之，急來勸濬曰：『足下成此大功，朝廷所聞，奈王將軍嫉足下專納吳降，不待其至，心甚有不忿之意，欲將兵來攻足下。昔許由巢父曾讓天子之貴，今世稱爲大賢，足下何不效之？』以是功讓與之，豈不美乎？濬曰：『市道之人尚爭半錢之利，滅吳大勳，安肯遜彼伊何人也？予何人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天生德于予，王渾其奈我何？吾何憚之有？』攀又曰：『功既不讓，可將吳主孫皓付與王渾，吾與公二人講和，此事云何？』濬曰：『此言可依。』遂以孫皓付與何攀。攀詣吳主皓出軍門，同見王渾，渾令人監之，方釋此忿。——史說王濬字士治，乃宏農郡人家，世二千石。濬博覽墳典，美容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諫通，亮達恢廓，有大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鄰人或謂之太過。濬曰：『吾欲使長戟旛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河東從事

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不嫁。邈乃大會佐吏，使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以女妻之。後除巴郡太守，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示之，寬其徭稅，遲之產育者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十千。濬至夜夢懸三刀于其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驚覺，意甚惡之。次日問從事李毅，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俟後果遷爲益州刺史。——今伐吳有大功，王渾欲爭之，而王渾雖得監孫皓，心終不悅。陰使奸細人備書，令其子王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當周浚何攀諫而不納，卻說其子王濟得父之書，浼有司奏知武帝，請以檻車囚濬。武帝弗許，命有司以詔書入吳，責濬違詔，不受節度。王濬大驚，令人入朝上書曰：『臣前被詔，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屯北岸遣書邀臣，臣因水軍風發，不遑回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得渾所示，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入札駐，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略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武帝覽書，知王渾嫉濬功高於己，冒奏朝廷，故不責濬之罪。王渾見武帝不罪王濬，又使人馳書周浚云：『濬燒皓宮，得寶私不入朝。』又奏武帝弗聽。王濬探知，連忙復遣人上表曰：『臣犯上干主，其罪可究，逆忤貴臣，禍在不測。孫皓方圖降貢，左右已劫其財物，放火燒宮，臣至乃救止之。周浚先入皓宮，王渾先登皓舟，以及臣後入，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已先得之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干臣之斗吏受咎累也。』武帝覽表，作置不問。卻說杜預與王渾、王濬等，既受吳降，領衆振旅還京。次日杜預、王渾、王濬等，將同吳主面君。吳主皓拜伏稱臣，武帝宣皓上殿，賜繡墩而坐。武帝曰：『朕設此坐待卿久矣。』皓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武帝大笑，設宴待之。封皓爲『歸命侯』，以其子孫瑾爲『少郎將』。隨降臣宰皆封列職。丞相張悌死節，封其子孫。史臣斷之曰：『歷年久而破虜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入洛川，陵掃陵寢，有軍多討逆，策以重

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業，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疑定慮，以揮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作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後復殘虐，深于桀紂，求欲不亡得乎？却說王渾、王濬二人，因伐吳構怨，不相推服，互各爭功。因是武帝未曾封賞諸將。時王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專擅吳降，宜以加法，庶警將士，知勸。武帝弗從，由是滅吳之勳，不有加賞。王濬自以功大，而爲王渾及其黨所挫抑，每入朝奏帝曰：「臣有汗馬之勞，而爲指鹿之愆，却似無一功業矣！臣非敢圖賞，所以激發後之將士，勇於立功。」武帝亦不之聽。濬不勝憤忿，逕出不辭。帝亦容恕之。次日有司奏王濬違詔之放縱，宜請付廷尉問罪。武帝不許，命廷尉劉詵校二人事功。詵以王渾爲上功，以王濬違詔爲中功。帝怒劉詵析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旣而詔增賈充及王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爲公，以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爲萬歲卿君，食邑五千戶。至是王濬每日在家，怨望朝廷。時有濬之外親益州都護范通，詒知其所意，因謂濬曰：「將軍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問曰：「何如？願聞其詳。」通曰：「將軍旋旆之日，歸入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師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哉？』如斯顏子之不伐，襲遂之雅量，何以過之？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安無愧乎？安能讚也？」王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夫不能遺諸胸中，是吾偏也。」于是王濬憤悵之。其時人亦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歎息。當博士秦秀上表，論王濬功高枉屈，武帝始遷王濬爲鎮東大將軍，封杜預爲襄陽縣侯。因此濬大悅，謝恩歸第。杜預亦謝恩，辭武帝出鎮襄陽。預到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史說預騎不跨馬，射不穿甲，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罷武備諸胡起兵

却說晉武帝以爲天下平息，四海晏然，聚集文武商議，罷州郡武備。大臣山濤諫曰：

『州郡之兵，留防境患，古來有之，豈宜去也？』伏望陛下學古制而獲大治，慎先謨以懷永圖。』武帝弗聽，自主決之。次日出詔，往發州郡去，命州郡悉去兵政。其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爲漢氏故事，悉去州郡之兵。』大郡置吏百人，小郡五十人，爲例。欽此。悉聞。』時交州牧陶璜，見詔以爲不可，亦上言曰：『交州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甯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益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州郡之兵，宜存衛邊城，不可約損。』時山濤極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俱不納。至永寧，以至賊盜蜂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大亂。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內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以兵五萬寇昌黎，此乃戎亂之始。如濤所言，因此各州郡雪片上表，入朝奏知武帝。武帝大驚，急與羣臣計議，頒詔去各州郡，命刺史各兼兵民之政。因是州郡鎮之政尤繁重焉。天下不寧，其後諸胡因忿，寇殺害長吏，漸爲民害。是因此。當時都御史郭欽等上疏曰：『戎狄強胡，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民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戎有矣。伏望陛下以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武帝覽之，弗從。曰：『秦始皇時，築鰲萬里，以防胡虜，誰知禍起蕭牆之內，不在匈奴之中。今天下一統，誰敢武叛？』因謂羣臣曰：『朕聞治天下有道，在于得人。卿等如何不舉賢良方正有才之士入用，專進迂闊之言？』言訖，命有司發詔，往各州郡，命舉賢良方正才學之士，赴選朝用。頒詔去訖，大臣何曾上言曰：『臣聞廣陵華譚，有殊節操，好學敏慧，陛下若能用之，國政可定。』武帝曰：『既有此賢，即宜至京中，親試策之。』於是遣使往廣陵，召華譚。金階之下，譚拜舞畢，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然北有未服之虜，

西有施醜之氏，故謀臣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泯斯患，混淆六合乎？華譚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德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賢，俊杰龍躍，帝道以光也。』武帝嘉其對，又策之曰：『帝舜乃以二八成功，文武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賢才難得。』譚又對曰：『今州郡貴秀學，臺府簡賢良，譬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武帝悅之，以爲「郎中」，於是罷朝。

袁甫銜玉於何最

史說懷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學，以詞辯見稱。知朝廷招舉賢士，及聞中領軍上將軍劇耳久聞將軍能愛士，吾儕方懷干祿，何不納之？最笑曰：『今子之請，徒欲宰縣，反不思爲臺閣之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繡，不可以爲韜縠中之美，莫過稻粱，不可以爲齋。是以賈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聞之大悅，除爲松滋令。時慕賓石珩聞甫能辯，故問難曰：『卿果能辯？』乃今壽陽以西，何以恆旱？壽陽以東，何以恆水？甫應聲答曰：『壽陽以東，皆是吳士夫亡國之音哀，而思鼎足強邦一朝大職，憤怨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其域恆水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喜悅故其域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親後疏，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君雖高士，安識此理耶？』珩因是服其高辯，敏捷勝己，後不復問難。史說皇甫謐，安上安人，漢太尉皇甫嵩之曾孫也。因承繼後叔父益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人人咸以爲癡。嘗出遊得瓜果，輒進于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年逾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存道，無以慰我。汝謂瓜果進以爲孝乎？』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下鄰，教有所闕，何爾驚鈍之』

甚耶？修業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而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操志，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覽典籍，百家之言，殆有高士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時舉孝廉，郡邑交薦，朝廷亦屢徵，皆不應命。而所作詩賦，誄誦論難，及撰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行于世焉。

北魏社逢天女配

却說北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鱗卑山，因此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記事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拔」，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事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後，命爲曰「祖歷」。三代至秦，海獵獠山，戎匈奴之屬，累代爲害中州，而彼始均之裔，不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十七代，至成皇帝諱毛，方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歲。逢北方宣帝南遷大澤，方千百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遷，未行而崩。獻皇帝時有神人言此地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灘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似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出匈奴故地，其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傳至拓拔詰汾爲人孤弱，諸部各散。却說北魏聖武武姓拓拔，諱詰汾，嘗先親耕于山澤。忽一日瞥見輜輶自天降下，詰汾奔前去觀，見一婦人，生得千嬌百媚，萬種風流，前來相見。謂詰汾曰：「吾乃上界天女，玉帝因見君祖宗積德，勅吾降凡，與君爲室，君不嫌醜陋，乃妾之幸耳。」詰汾曰：「蒙天帝賜我姻緣，何德以當之？」言畢，遂與施禮，相攜手回第，設筵相待。至夜二人成親，歡會三日。天女辭曰：「吾今請還天宮，不敢久留。吾昔受命于天，只許三日姻緣，今已滿足。吾去之後，期年周時，與君後會於前日相見之處，不可遺忘。」言畢相辭欲行。詰汾不忍相離，因留戀之餘，而天女化清風不見。後詰汾自天女歸天之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一載，猛然思其天

女臨別之言。至是日，依然逕入山澤伺候。一霎時見天女駕五色祥雲，自天下來，抱着一個小兒近前，與詰汾相見曰：『別來無恙，幸不失信。』所抱小兒，授與詰汾，又曰：『此是君之子，乃當世皇帝也。君宜善撫育之。』言畢欲行，詰汾接得小兒，拖住天女曰：『一日夫妻，百夜恩情，自卿歸天之後，忘食失寢，要想一會，不能得見。今蒙降臨，何忍言去？可同我歸第，再敘一夜，明早歸天未遲。』天女曰：『此乃天帝之勅，與君姻緣只在此遇，豈敢再延？』語終化清風不見。因是詰汾垂淚，抱著小兒歸家，恩養，取名方徵。——黃帝修德上天，知勅降神女裔爲妻，不覺明年降眞主，北伐從斯作帝畿。

夷夷兵犯沒漚迴

却說光陰易過，倏爾數年。方徵長大，一十餘歲，容貌奇偉，文才出衆，武藝超羣，因無舅家，故北伐諸部時，人諺曰：『詰汾皇帝遇婦家，方徵皇帝無舅家。』時詰汾廢疾而崩，方徵痛之安葬，哀毀踰禮。喪事畢，有沒漚迴部大人寶賓，聞方徵有雄傑之度，召之爲部長。自此乃依寶賓爲將，却說西部會長夷夷，以兵一萬擾境，虜掠畜產。寶賓親領胡兵二萬人，出界拒敵。次日兩軍相遇，寶賓親自出戰，大罵：『野犬逆賊，何敢擾境？』夷夷見其大罵，忿怒，勒起坐下馬，輪起手中槍，走奔陣前，更不打話，直取寶賓。寶賓亦舞大桿刀出迎，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二人戰了十合，寶賓氣力不加，勒住跨下馬，收回手中刀，走回本陣。被夷夷趕來，寶賓走回逃。夷夷就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望寶賓後心一箭。寶賓聽得弓弦一響，急翻身過來躲過，那箭上中馬腔，馬即死于陣前。夷夷見寶賓死了戰馬，拍馬來追，將及追至，恰方徵領兵到，見寶賓無馬，急以所乘之馬與寶賓騎之。大言曰：『大王急回本陣，小將出迎敵兵。』言畢，以步兵接戰。方徵以步兵擺開，與夷夷交鋒大戰，戰上三十餘合，夷夷抵敵不住，驟馬奔回本陣。被方徵驅兵奮擊，夷夷大敗，退還本國去訖。方徵連追一百餘里，方始鳴金收兵回城。次日寶賓聚集諸部大人問曰：『孤昨與夷夷交戰，被他射死戰馬，險些被擒，不知甚人將

駿馬與我騎之？方脫得此大難。我在亂軍之中，殺得頭昏眼花，忘記其人，汝等可自白之，我必酬其大功。』是時方徵隱而不言。當左右大人對曰：『前日陣上救大人者，乃拓拔方徵也。』寶賓大驚，問方徵曰：『孤三問卿，如何不答也？』方徵曰：『此大王洪福，諸部之力，小將何功之有？』寶賓大喜曰：『我今將國事分任卿，酬卿大功。』方徵固辭曰：『臣食君祿，當盡犬馬之力，豈圖賞也？』固推不受。寶愈敬之曰：『子貢辭賞，後人美之矣。而卿如此，何以報爲耶？』又曰：『吾有愛女金玉公主，不與凡子，今賜與卿爲妻，勿得再推。』因是方徵從之。選日納聘禮，就迎公主，過門成親畢。自此以後，寶甚寵用之，常思報其前勳。忽一日謂方徵曰：『孤聞韓信據齊，不得張良擇地而封，欲委卿以一方，卿謂何所可據？』孤卽授之。』方徵曰：『韓信連百萬之衆，收四海之地，平秦滅楚，取趙挾燕，功蓋天下，名聞古今。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匡扶社稷，荷擔乾坤，以三寸之舌，開四百年之基，成漢室之業。此皆二人之力，高祖所謂人傑。臣于大王無尺寸之功，止一馬之力，何敢受其賜？』寶曰：『富貴二字，世人貪之，恐不得至，卿何固辭？』今授卿一所，吾欲南霸天下，欲卿效張良韓信之立勳，故有是命。卿何卻？』方徵曰：『臣見前賢，其謂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振主者身危，未嘗不思退避，富與貴人情之所欲，豈不愛之？望大王法堯舜之仁，休懷漢祖之疑。臣願盡忠慕二賢之忠，望大王授臣北鎮長川，以圖舉霸，而臣既承半子之分，而思欲隨步奉事大王，不捨遠離。』寶曰：『男兒所志在功名，別何足惜？』寶又曰：『恭敬不如從命，卿可同金玉公主，同去長川鎮守，收納亡叛，延攬英雄，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由是舊部人馬悉來歸附，數年之間，軍威大振。誰想光陰迅速，寒暑更遷，不覺寶賓染病將危，乃喚二子寶龍寶虎至臥前戒曰：『拓拔方徵勇略無雙，吾死之後，不可疎慢。此人功多不取，當以國事見委，勿以常人遇之。』言訖而卒。龍虎二人舉哀發喪于西陵，寶龍代父領其諸部十萬之衆。

寶龍以謀攻方徵

當寶龍代父位領衆，使人持孝書來報公主。方徵接得孝書，知是岳父寶賓，于十月內身故，辟踊慟哭，昏倒於地。左右急曰：『死者不可復生，何苦如是？』方徵始

拭淚入內，說與公主。公主涕泗交流，命排車馬，要同方徵回國吊喪。方徵急止之曰：『吾觀舅舅龍虎二人，昔嘗屢起害我之心，今若歸國，恐中其謀。宜先以打探消息，方可回國。』公主聽見其說，猶豫不行。因此打發使人回去，只推方徵有疾，不能遠行，待療可再來補禮。使人得是語，忙回歸報知寶龍。寶龍大怒，乃召寶虎入內議曰：『方徵詐病不來奔喪，必有異志。前細作人回說，方徵在長川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若不除，久則爲患。吾欲討之，恨力不加，汝有何計可以教我？』寶虎曰：『吾有一策，使方徵不能脫吾術中。』龍曰：『有何高計，願聞其略。』虎曰：『可使人再去長川，對方徵曰：『我父親臨死之時，囑付我兄弟二人，他死後汝可起軍發馬去攻取北川，與妹夫方徵以作嫁費，原把長川易還我。』此計若何？』龍曰：『北川迢迢，取之不易，此計恐不可。』虎笑曰：『你道真個去取北川與他？只以此爲名，實欲取長川，教他不作準備。今假說去取北川，必要從長川經過，若過長川，方徵必然出來勞軍，就問他索錢糧，去到城下一鼓而擒住了方徵，以除吾之後患也。故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龍曰：『此計大妙！』言畢，即遣使人授此意，投長川去。見方徵呈上書信，與方徵公主同看。方徵觀書訖，對公主說道：『龍虎二位大舅，欲起兵取北川，與我爲嫁費，要我應付錢糧，犒勞三軍。』公主大喜，以爲其實，惟方徵心中半信半疑，只得打發使人回去道：『軍馬一至城下，準備糧草，牛酒犒勞。』三軍使人去訖，公主曰：『難得兄弟如此好心，代取北川，你可準備糧草，牛酒犒勞三軍。』方徵笑曰：『你道他兄弟二人，真去代取北川？欲來攻我也？』公主曰：『如何是來攻我也？』方徵曰：『龍虎二人，自討死耳，這等計策，瞞小兒也瞞不過。』公主再問道：『如何是好？』方徵曰：『乃是投餌釣鰲之計也，虛取北川，實欲來害我也。只等我與公主出城。』